

夏日市民游泳去哪 系列报道之一

那些年，关于游泳的快乐事儿

本报记者 张继疆 见习记者 韩 蕾

编者按:现在已进入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,如何避暑纳凉是市民最为关注的话题。作为“北国江南”的水乡信阳,市民如何消暑似乎都绕不开一个“水”字——在浉河边乘凉,在大坝上避暑,到南湾水上乐园玩水,报个游泳班健身。谈起有关夏季游泳,每个信阳人似乎都有着说不完的话题。那些年,我们都是怎么玩的水;这些年,我们又该到哪里去游泳呢?



浉河——呼朋引伴偷着玩

“那时候的浉河水,毫不夸张地说就是清澈见底,站在岸上就能看见河里的鱼游来游去。”家住浉河边的张先生说起二十多年前的浉河时,那个兴奋劲儿就如同孩子一般,“记得我上初中的第一个暑假,大概在1986年,那时候我还在农村,只是暑假才能到市里面玩,借住在一个亲戚家里。刚来信阳市,对一切都感到好奇,对一切都感到很陌生,但唯独对浉河感到很亲切,就是喜欢跑到浉河边去玩,那时候也确实没有什么好玩的,加上天气炎热,不止是我,很多孩子都喜欢跑到浉河里去游泳。”

“因为每年都有发生孩子溺水的事故,所以家长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检查孩子是不是下了水,我们也绞尽脑汁地避免被发现——头发不能湿,也不能扎猛子,而且套上塑料袋;衣服不能湿,干脆赤条条地往水里蹦;大人们在我们手臂上拿粉笔画线,很多人下了水,还小心翼翼地举着胳膊。回想当时的情景,的确是很好笑。不过后来,河道挖沙,太危险,这几年旱得厉害,上游水库都不敢放水,水质差了很多,也就没有当年的乐趣了。”张先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

泳池——名为学泳实为玩

早在体彩广场还被称为“老广场”的时候,在其旁边有一处游泳馆,主要是针对体校的学生进行游泳训练。80后的张先生就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自己儿时的趣事。“刚上学前班的时候,表姐在‘老广场’的游泳馆学游泳,我妈带着我,一起学游

泳,结果自行车刚停到门口,我跳下车子就跑了,当时真不知道是怕啥。”张先生说,“表姐学得很快,而我到现在还是个‘旱鸭子’。后来也报过游泳班,不过每次学的时候,避暑玩水的目的还是要明显大过学游泳的。”

南湾——你追我赶游着玩

在不少信阳人的记忆里,南湾湖曾经是父辈们“奋斗”过的地方,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每年信阳还都保留着各单位组织横渡南湾的壮举,作为60后的曾先生至今仍对当年横渡南湾时的场面记忆犹新:“那个时候(80年代初)几乎各个单位都有组织,人山人海的,大家又没有专业的游泳衣,放眼望去都是五颜六色的内衣,要是谁游得高兴了,一个猛子扎下去,没准出来的时候,就变得赤条条的了。”

而在南湾禁泳之前,这里也是不少人游泳、玩水的首选之地。“大概是在七几年的时候,我那时候也就十一二岁,小伙伴们经常一起在南湾玩水。不过由于年龄小,胆子也比较小,还真不敢往深水区去,到南湾其实就是在浅水区里抓鱼,在家也没什么好玩的,那时候水质很清

澈,鱼也很多,所以大家都喜欢去那里玩。”家住南湾的李先生告诉记者,“后来,有几个小伙伴说要比赛游泳,看谁先游到河对岸。大家那时候估计都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游泳技术,就纷纷下水游泳去了。胆子大的就一直向对岸游去,胆子小的游到半路就返回来了,想想那时候过得可真开心。”

如果说当年在浉河游泳、在南湾戏水的回忆是快乐的事儿的话,那么如今想要游个泳,耍个水,多半就成了纠结的事儿——南湾湖禁泳了,小的游泳池卫生条件让人不放心,好一点的室内泳池价格高得让人痛心。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

请关注系列报道之二《这些年,关于游泳的纠结事儿》。



曾繁启对父母满怀爱意。

家和人兴百福至,儿孙绕膝花满堂。在中国的传统文里,家庭和睦、子孙孝顺是每个家庭追求的最高境界。信阳市浉河区李家寨镇台子畈村曾繁启的父母曾庆友、胡圣华夫妇正沉浸在这样的幸福生活之中。四女一子懂事明理,女婿、儿媳孝敬父母,而来自孙辈的疼惜也让老人倍感宽慰。“晚年能够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,做梦都会笑醒呀!”这是老两口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

勤报喜慎报忧

已经年届八旬的曾庆友、胡圣华夫妇育有四女一子。几年前,儿子曾繁启要把父母接到城里与自己同住,可是上了年龄的父母习惯了老家的生活环境和邻里关系,不愿意搬到城里。之后,曾繁启的车辙痕迹便刻满了从老家到城里30公里的路程,每周三次,雷打不动。有时候带点新鲜蔬果,有时候带些姊妹间喜庆的好消息,有时候拉上半天的家常。

“报喜不报忧,有了好事一定要第一时间让老人知道。”这是曾家姐弟早已约好的规矩。2007年8月,孙子曾超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寄到后,他的第一通电话就打给了住在老家的爷爷奶奶;2011年春天,远在北京的外孙女结婚,老两口是第一时间收到喜讯的;今年6月初,小外孙以笔试、面试双第一的好成绩考上湖北省公务员,刚把行李放到信阳家里,他就回到李家寨给老人报告好消息。

可是,任何一个家庭也不能总是有好消息。3月18日,曾繁启的大姐不幸去世。担心年迈的父母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,曾家姐弟就决定先瞒住老人,把后事处理好再说。曾繁启清楚地记得,3月25日,父母说想念大姐了,要给她打电话。家人赶紧告知说大姐去上海出差,长途通话不方便。一个星期后,母亲说让大姐回家一趟,大姐大姐就说她生病住院了,等病好了就回一趟老家。为避免父母疑心,曾繁启还专门让父母到海南旅游了一个多星期。一个多月后,事情不好瞒下去了,他们才找了个机会,在父母能够接受的情况下,慢慢地把实情透露给老人。全家人费尽心思编织了一个多月的“善意谎言”给失去爱女的老人创造了一段重要的心理缓冲期。

对老人的爱

要时刻流淌在血液里

7月14日下午,天气比较凉爽。曾繁启一回到老家就看到父母在门口与邻居乘凉,话家常。他走到屋里,拿起几件父母换下的衣物,手表一摘,就到水池里洗衣服来。不一会儿,母亲进来了,看到儿子又在给自己洗衣服,她的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和自豪感。

“老人辛苦了一辈子,到老了该享点福了。”曾庆友、胡圣华夫妇居住的老宅里,儿孙们买来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。有的甚至没有用过,成了一件装饰品。“有时候想想,父母对孩子的爱其实是这个世界上回报率极低的一种感情。”曾繁启说,父

母操劳了大半生把儿孙养大了,可是等到需要儿孙们照顾与呵护的时候,他们又是那么容易满足,一次短暂的团聚,一件普通的新衣就足以让他们念叨半个月。父母总是这样,哪怕还拄着拐杖还能走路,都不愿意麻烦子女,让他们去扶一下。已经红了眼眶的曾繁启说:“对父母的爱要时刻流淌在血液里,唯有这样才对得起他们的养育之恩。”

孝心可以相互感染

81岁的曾庆友患有较重的心脏病。病情时有反复,不好治愈。2012年冬的一个深夜,曾庆友的心脏病犯了。老伴儿胡圣华赶紧给儿子打电话。一刻都不敢耽误,他们叫了救护车就回李家寨。刚坐上救护车,牵挂公公安危的儿媳黄德勤就忍不住大哭起来。人命关天,分秒必争,由于天黑路窄,救护车怎么也跑不快。一路上,黄德勤心急如焚。

曾庆友在医院昏迷的5天5夜中,儿媳黄德勤始终寸步不离,擦洗侍候,跑前跑后。曾庆友醒来之后,有一次主治医生查房时指着黄德勤对他说,“这里的病友都羡慕你有一个好女儿。”此时让大病初愈的曾庆友泪流满面,他说:“我要是说出来,你们更羡慕我了,德勤是我的儿媳啊!”

曾家的儿媳像女儿一样孝敬,女婿的孝心也不比儿子差。多少年来,老两口的四个女婿只要一到了岳父的家里都是恭恭敬敬,任劳任怨。身为处级干部的二女婿每次来到岳父家都是争着下菜园浇水,抢着坐在锅前烧柴火。他们对岳父母的关心都是实实在在的。知道岳父患有心脏病,他们平日里都很操心。看到有什么最新的特效药,了解到那些食物有助病情好转,打听到哪里名医能够治疗得当……得到了这些消息,他们都会第一时间与岳父沟通。

潜移默化中的孝心传承
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在曾家子女媳婿的言传身教之下,曾庆友老两口的孙辈们从小耳濡目染,5个80后、90后的晚辈对待老两目也都都很孝敬。

曾超是曾繁启的儿子,大学毕业后就一直远在海南工作。从小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他几乎每隔两天都要与老人通一次电话。每到假期,一回到信阳,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到李家寨老家跟爷爷奶奶住上两天。

李家寨镇的快递员对曾庆友、胡圣华很熟悉。“他们家的快件真多,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件,从海南、北京、湖北寄来的都有,两三年来一直是这样。”曾庆友说,儿孙子女都毕业工作了,他们在外面工作都不容易。发了工资,攒了点钱还总是惦记着我们老两口。有时候他们在外面看见了什么最新的保健品、日用品都会买了给我们寄回来。其实我们俩都老了,很多东西不会用,也都用不到,放在家里都成摆设了。胡圣华说:“每次见面了,我都会批评他们不要再乱花钱,可是他们就是不听话。我也明白,他们这是孝顺啊!”

孝心接力让老人夕阳更红

本报记者 曾宪科 马依帆